

# 白山黑水间,为啥一路都是他们的名字?

■ 刘加民

今年国庆假期,我自驾去东北。车过北安市,导航里跳出一个地名:赵光。走南闯北这么多年,我察觉到这个名字不对劲儿——不像山名水名,倒像个人名。我停车一查资料,果然。

赵光,是一位烈士。1945年,抗战胜利的曙光刚刚照进东北,千千万万干部随大军出关,建立人民政权、发动群众、建立地方武装。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前后,正是这片土地上最乱、最凶险的日子——日伪的残兵败将还没扫净,国民党先遣军已经潜入,土匪趁乱而起。赵光就是在这样的年月里,在现在的北安一带坚持地方工作,最终牺牲了。当地人感念他,把地名改成了他的名字。一个普通人,就这样在地图上获得了永生。

车继续往前开,我心里却放不下这件事。我忽然想起,在东北的地图上,这类以人名命名的地名,我知道几个,只是从来没有把它们串起来想过:尚志市、靖宇县,两个县级行政区,以英烈名字命名,纪念的是东北抗联最响亮的名字——冻饿而死、胃

里只有草根棉絮的杨靖宇和战死异乡、头颅被敌人割去邀功的赵尚志。

再往深处查阅,这一串名字越拉越长。哈尔滨城区内,靖宇街、尚志大街、一曼街、兆麟街四条大街;黑龙江的乡镇里,平洋、任民、祝三、银峰、绍文、建堂、明久、知一、石岩、海江……一个个地名看上去都很平常,一问,背后全是烈士;吉林敦化有翰章乡,长春有英俊镇,双辽有王奔镇;辽宁开原有业民镇,康平有张强镇,大连有向应街道。再往下到村屯,沈阳马刚村、本溪马骥村、桦川敬夫村。吉林的宁姜乡,纪念的是宁世行、姜树常两位烈士,二人于1947年冬遭土匪袭击牺牲,乡名用两人的姓拼成。

为什么偏偏是东北?有人说,因为东北人重情义。这话说对了一半。我更愿意从地缘角度找原因。关内的地名,动辄一两千年,邯郸、咸阳、即墨,动一个字都伤筋动骨。东北不同,大规模开发是清末“闯关东”以后的事,满打满算两百年,许多村屯不过几代人

的年纪。地名还嫩着,没有扎下老根,改得动——这是地利。

再说天时。十四年抗战,全国数东北最苦。抗联孤悬敌后,无援无粮,最高级别的将领几乎全部战死在这片土地上,就地牺牲,就地纪念,名字与白山黑水长在了一起。1945年东北最先光复,用英烈的名字替换旧街名、旧县名,本身就是一次政治宣告;这土地换了主人,也换了记忆。靖宇街过去叫正阳街,尚志大街过去叫新城大街——街之改,改的是一部书的开头。

还有一个原因,说出来让人心里发沉:东北的烈士堆里,家喻户晓的“大人物”少,普通人多。像赵光这样的干部,全国没有一个博物馆为他专设展柜,史书上也未必查得到他的名字。土改、剿匪、建政,县区级干部和区小队战士在本乡本土倒下,同志们就以牺牲地命名一个区、一个乡、一个村。所以东北的人名地名才一直铺陈到村屯一级——别的地方纪念英雄,东北是连“无名者”的名字一起记住了。

## 心怀热忱 追光生长

■ 潘嘉辉

人世间万般际遇,大抵都逃不开一个“缘”字。回首初登讲台的那段岁月,初入职场的陌生与惶惑依旧历历在目。怀揣着这份忐忑,我完成了从懵懂学子到人民教师的身份蜕变。初至度假区这所学校,万物尚处在破土萌芽的阶段。崭新的教学楼巍然矗立,围栏之外街巷清幽,周遭的一切,都带着尚未褪尽的青涩。校园刚刚落成,迎来的是第一批一年级孩童。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庞,一双双盛满好奇的眼眸,诉说着无限的生机。命运如是馈赠,让我深知,眼前这片尚且稚嫩的天地,处处蕴藏着拨节向上的希望。

彼时校外马路空寥寥,民居零星散落,楼宇稀疏浅淡,城市配套尚不完善。可在我的记忆深处,烙印最深的,是学校北侧那片开阔的田野。每到春夏交替,漫野向日葵竞相绽放,金灿灿的花盘追随着日光舒展,金浪翻涌,一望无垠。每逢晴日闲暇,不少游人慕名奔赴这片葵海,在错落的花垄间驻足留影。

镜头定格下一张张明媚的笑颜,正如葵花暗含的意蕴:心怀热忱,追光生长。

街巷少了市井喧嚣,城区建设仍在徐徐铺展,我毅然选择在此扎根。我愿固守讲台,静静陪伴孩子们成长,于朝夕耕耘间,静待教育的种子悄然破土。

五载韶光,在簌簌飘落的粉尘尘屑与琅琅读书声中缓缓流淌。时光更迭,周遭的光景悄然焕新。曾经空旷的道路上车流往来渐密,往日冷清的小区升腾起浓浓烟火气,曾经简陋的城市配套也日渐完善。学校北边的葵花,年年如约盛开,只是看花的人群中,多了我校孩童的身影。

课间时分,孩子们总三三两两簇拥至围栏边,手扶栏杆,眸光灼灼,遥望那片铺向远方的鎏金花海。清风拂过,葵田翻涌成金色波浪,也撩动着孩子们烂漫的好奇心。记得有一次,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兴冲冲地跑进办公室,仰起稚嫩的面庞,认真问道:“老师,向日葵晚上会不会偷偷

转头,等到第二天一早再重新朝向太阳?”

我会心一笑,他的问题也触发了我的教育灵感。我借着这份好奇,带领全班孩子来到围栏旁,一同凝望葵田,探寻向日葵藏在风中的秘密。我告诉孩子们,向日葵承载着忠诚与希冀,只要心底常驻热忱,便无惧周遭环境的清寂。话音未落,便有孩子小声呢喃,想要摘下一朵葵花带回教室,做我们班独有的“班级小太阳”。身旁同伴连忙轻声劝阻:“向日葵要留在田野,沐浴日光才能蓬勃盛开,就像我们,要在校园里勤学善思,慢慢长大。”

我静立在孩子们身侧,望着那一张张仰起的、澄澈纯粹的面庞,心底为之动容。我守一方讲台传道启智,而这群眼里盛满星光的孩子,便是校园里一簇簇追光生长的葵花。他们携一身天真热忱,浸润知识的甘霖,奋力向上拔节。

初来时那份忐忑不安,早已消融在日复一日的备课磨课、师生阅读与

新中国成立以后,政务院曾发文提出,纪念革命先烈一般不采用更改地名的方式,而这些英烈地名作为历史形成的特例保留至今。也正因为这条规矩后来收紧,东北这片“名字的地层”才成为孤本——它是抗战史和解放史直接写在行政版图上的样子。

我有时想,纪念未必都要立碑。碑会风化,陵园会冷清,而一个名字一旦成了地名,就会被写进户籍、信封、车票和孩子的学籍里,被无数张嘴念起。赵光镇的邮递员每天喊着赵光,敬夫村的孩子上学读的是敬夫,这大概就是中国人纪念英雄最质朴也最持久的方式:以你的名字,命名一片土地,然后让这土地上的烟火,日夜不息地替你活着。

人最大的悲哀是重复前人的错误,而重复错误的第一步,往往是忘掉前人的名字。东北的地图,恰好是一部教人不忘的书。下次若您自驾过山海关,请留意导航里那些不起眼的小地名——每一个名字背后,都曾有一个,为这片土地拼过命。



## 菊花糕

■ 李娟

母亲种的小麦,父亲磨的面粉  
搅上山中一缕野菊香  
满屉蒸腾,便是重阳

没有精致的模样  
轻揉,慢擀,把期盼和念想  
层层叠搓,捏进饱满的糕坯

炉火闪烁,煨着秋光  
落在农家院墙

麦味裹挟菊香,缓缓漫漾

糕是圆的,似一轮满月  
敬过天地,再与家人同享  
一块菊花糕,传递淳朴仪式

少了繁杂与甜香  
默默不语,守着乡土民俗  
藏着庄稼人,对丰收的向往

## 青春是一炉窑火

■ 史保民

1987年,我17岁,在镇上读高中,那时候的爱情最是纯洁,心里藏着一个人,就再也装不下其他风景了。

那年秋天,新学期伊始,班上上来了一位女生,皮肤白皙,说话轻声细语,就坐在我的前面。自那以后,上课我总会不自觉多看几眼:她低头写作业的模样,垂落的一缕秀发,再寻常的课堂,也让我心绪纷乱。

我成绩一向不错,自从留意到她,便变得心不在焉。我胆子小,不敢直白吐露心意,只能慢慢靠近,借着请教数学题的由头和她说话,放学路上有意无意地跟在她身后。我省下买早点的钱,买来发卡、笔记本,四下无人时悄悄放进她的抽屉。

自习课上,阳光洒进教室。她发现了蝴蝶发卡,拿在手里看。教室里很安静,我一下子慌了神,不敢抬头。她走到我面前问道:“是你送的吗?”我轻轻点了点头。她没有说什么,只是浅浅一笑,便把发卡别在了辫子上。我心里又暖又羞,偷偷欢喜了许久。

心动在带给人快乐的同时,也容易让人分心。高二上学期期中考试,我的数学只考了58分。班主任严肃批评了我,我攥着试卷,心中羞愧与慌乱交织。她的成绩在90分以上,没想到下课后她就来找我,一道一道为我讲解错题。从那以后,晚自习她总会搬来椅子坐到我身旁,陪着我做题。在她的耐心辅导下,我的数学成绩慢慢提了上来。

寒假回家,她把我们一起通信的事告诉了父母。她父亲十分生气,觉得农村孩子前途未卜,不许我们再联系。

开春返校,她没有来上学。我满心焦灼,骑车十几公里去找她。她家门前有一棵石榴树,她曾在信里向我描绘过。可眼前只有紧闭的房门,从门缝里可以看到一双黑色灯芯绒布鞋,鞋头沾着些泥土,和我们初次相见时她穿的那双鞋一模一样,是她。但她却不敢走出来。

她父亲出来时态度十分坚决,我心中所有的念想瞬间落空。我不愿离开,太阳晒得后颈发烫,汗水淌进眼里,又涩又疼。“咔嚓”一声,房门关上。青春与希冀一同被关在门外,那一声轻响,仿佛将一切都骤然封死。

后来我们私下还是写过很多信,她的字迹也日渐潦草。最后一封信里,她说家里逼她相亲,她不同意,便躲去了姨妈家。我去车站送她,火车即将开动时,她把一封用手帕包裹好的信塞进我的掌心。她嘴唇微微颤抖,轻声说,等我们老了再看。火车越开越快,她的身影越来越小,直至彻底消失。我站在空无一人的月台上,满心苦楚与怅然。

几十年转瞬即逝。所有信件都锁在老家书桌的抽屉里,钥匙早已遗失,即便不开启,信里的每一句话我依然记得。

去年回乡,我专程去往当年就读的高中。当年可以翻越的围墙缺口早已用水泥补好,摸上去坚硬冰冷,几个学生从我身边经过,笑声很大,就像当年的我们一样。

夕阳西下,我站在墙边,影子被拉得很长。影子心口的位置,刚好落在水泥填平的缺口上。

青春是一炉窑火,烧得炽热,也容易化为灰烬。那些没寄出的信、没说完的话,都被时间封存在这的一处缺口里。可恰恰是这些遗憾,让记忆在岁月里反复煅烧,最终凝成一生都抹不去的釉色。

## 旧城的模样

■ 王泽文

城市是有生命的。那一座座建筑、雕塑,一条条河流、胡同,构成她丰满的肌体,造就她独特的模样。熙熙攘攘的人群生生不息,延续着她千百年的烟火岁月。

我的故乡地处鲁西,从上古到参加工作,我只有短短数年离开过这个地方。我每次重返故土,都凭着静静的小河、斑驳的石桥、熟悉的建筑,寻回旧日时光。大隅首东南角的汽车站,是我离开家乡远赴大城市的起点。一座五层楼高的中国人民银行办公楼,是我心目中最醒目的地标。我立在橘黄色的楼下,仰望天空,把灵魂彻底放飞在寥廓的苍穹里。我就读的学校在附近,只是当年的红砖瓦房已荡然无存,学校中心的教学楼,或许还萦绕着

我们当年琅琅读书声的余音。东方红大街从南到北,石油公司大楼、电影院、文化馆、长征饭店、街边小摊,连同春日漫天风沙,都成了我心中永恒的记忆。

凭借小城赋予我的灵气,我考上了梦想中的大学,由此来到美丽的泉城——济南。四年的大学生活中,我游览了千佛山、趵突泉、英雄山,校园里古色古香的教学楼,巍然矗立的毛主席雕塑,是我与这座城市最难以割舍的纽带。

参加工作后,我到济南挂职了两年,去得最多的就是那些老地方。波光潋滟的大明湖、庄严肃穆的解放阁、曲水回廊的五龙潭、洋溢西洋风情的洪家楼教堂,令我生出旧地重游的复杂心绪。面对熟悉的景致,我百感交集,油然而生出岁月沧桑之感。

千回百转,我最终还是回到了故乡的小县城。早晨的胡辣汤、豆腐脑、烧饼、肉盒子、油条,热气腾腾之间,开启一天忙碌的生活。熙熙攘攘的菜市场、如期开市的花鸟市、夜暮下的大排档、偶尔传来的沿街叫卖声,都是这座小城最温暖的景致。这一切常常触动我灵魂最柔软的地方。亲朋好友、同学同事闲谈叙旧、畅聊古今,间或觥筹交错,把酒言欢,在杯盏之间寻得了李白的浪漫、梁山英雄好汉的豪情。纵使微醺,也不怕迷失方向,小城一座座熟悉的建筑,总能为我指引归途。

我最爱听豫剧、京剧,最爱看南湖的绿波、北山的苍翠,虽是小城新的风景,却自有历久弥新的气韵。流连于小城胡同,各式建筑镌刻着时代的沧桑,让人时时有种穿

